

心理

之书

和自己玩的心理游戏

〔英〕朱利安·罗森斯坦 (Julian Rothenstein) ◎著

姜圆圆◎译

PSYCHOBOK

在躲藏于公众视野之外的内心世界里，
在包罗万象、识己读人、妙趣横生的心理游戏中，
被生活掩埋的心理秘密即将崭露头角……
你知道你会发现什么吗？

神秘 · 有趣 · 丰富 · 洞察

PSYCHOLOGICAL TESTS
GAMES, AND QUESTIONNAIRES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心理 之书

和自己玩的心理游戏

〔英〕朱利安·罗森斯坦◎著 姜圆圆◎译
Julian Rothenstein

PSYCHOBOK

PSYCHOLOGICAL TESTS, GAMES AND QUESTIONNAIRES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心理之书 : 和自己玩的心理游戏 / (英) 朱利安 · 罗森斯坦 (Julian Rothenstein) 著 ; 姜圆圆译.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10
书名原文: Psychobook
ISBN 978-7-5594-1036-8

I. ①心… II. ①朱… ②姜… III. ①心理测验
IV. ①B841.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14188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7-463

Original English title: Psychobook : Psychological Tests, Games and Questionnaires

Compilation © 2016 Redstone Press

Introduction© Lionel Shriver 2016

Commentaries© Mel Gooding 2016

Essay© Oisín Wall 2016

Writers Imagine Questionnaires(Pages 115 to 141) ©each author as credited

The moral right of the authors has been asserted

All rights reserved .Without limiting the rights under copyright reserved above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书 名	心理之书 : 和自己玩的心理游戏
作 者	(英) 朱利安 · 罗森斯坦
译 者	姜圆圆
责 任 编 辑	邹晓燕 黄孝阳
出 版 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发 行	北京时代华语国际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010-83670231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5
字 数	12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94-1036-8
定 价	68.00 元

引言：心理测验真能测出人心与性格？

莱昂内尔·施里弗（Lionel Shriver）

小时候，我对同班同学想要极力融入班集体的行为感到迷惑不解。我想特立独行。确实，我成长于20世纪60年代，一个有名的古怪年代。然而，即使在那样一个过分宣扬个人主义的年代，我大部分的同龄人依然想要低下他们的头颅。与他们相反，我骄傲地宣称我最喜欢的颜色是黑色（我已经厌倦了人们告诉我黑色“不是一个颜色”）；相比艳阳天，我更喜欢阴天（我爸爸担心我的眼睛有问题）。十四岁的时候，我每天上学都戴着天鹅绒便帽，这在当时是一个很不时髦的标志（四十年后，全世界都在流行这种样式），但是我很担心失去这个标志，于是，我用一根鞋带系在我左耳的后面，让帽子固定在我的衣领旁。到哪里我都骑自行车，我拒绝在成年之前学开车。我用晃来晃去的字符串珠子来装饰我的卧室，这些珠子会一直在床单上弹过来弹过去。我会将一个手工做的腰带绑在身上，大步走过亚特兰大高中的走廊。这有点像一个疯子，而我想成为一个疯子。

既然这样，我自然对传统的心理测试充满敌意，因为它们设计的目的是要从正常人中消除古怪的人。在我的一生中，正常这个词的整个概念一直都是一个中性词。当然，我的整个童年时期，我将每个人归类、对任何偏离正常的行为做出诊断的冲动曾不断加剧。确实，我们生活在一个“如果不诊断自己就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时代，人们挥舞着特定的精神疾病就像挥舞足球比赛获胜的战利品。鉴于有丰富的新分类任我们处置，现在很容易把我归类了：我是一个追求获得他人注意力的人。够直接了吧。我已经在寻求注意了，而且经常能得到的注意，大部分时候还是善意的注意。

疯狂的人是心智健全的，心智健全的人是疯狂的，这是 20 世纪 60 年代盛行的含糊观点。成年时期，我根本不认同这种观点。在我看来，有这样一种疯狂，一点儿也不好听，而且严重的精神疾病很少通向更高的真理。此外，与疯狂的精神分裂症做斗争的治疗师不必求助于调查问卷，就能知道严重的精神疾病并不是小事。

作为一个小说家，我本能地抗拒量化人格，抗拒将人格缩减为一系列测验因子中的一个难懂的概念。我认为，理论上说，作家可以通过虚构和想象在各种指标范围中选择无数点来创造人物：比如说，在 1—10 这样一个范围内，我们的英雄在“胆怯”上得 2 分，在“开放性”上得 9 分，在“风险规避”上得 1 分，在“自我力量”上得 8 分……这样的话，如果运气好，用这种方式画出我们故事的主要架构，就会出现《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中的皮埃尔。换句话说，即便大部分心理测试的结果没有误导人，它们还是有局限性的，只能告诉你很少你之前不知道的信息。

然而，这本书中收集的心理测试游戏都非常有趣，尤其在最初的部分，有许多历史上的例子，那些测试愚蠢得引人注目。某些陈述很滑稽：“我不喜欢看穿睡衣的男人。”有些问题让人陷入存在主义的思考：“如果问到‘未来毫无意义吗？’的那一天，谁会说‘是’？”同样地，‘你是否认为你与别人之间存在某些障碍，导致你不能真正理解他们？’那是人与人之间的标准状态吗？真正的亲密关系才是例外吗？”也有一些人没能承认“我并不总是说实话”，他们在自欺欺人。

心理测试也对提问的背景——影响测试没有觉察到的那些真实答案的特定背景——视而不见。一个空中交通管制员会赞同“我工作压力很大”，同时并没有焦虑症。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可能认为“我是一个重要的人”，同时不是一个自恋狂。一个性格健全的被试会赞同“如果把几乎所有的法律都废弃，那

会更好”，那他显然住在欧盟。一个女性觉得“一周一次，有时候更频繁，我会突然感到全身燥热”，她可能只是过了五十岁。目前，那些在“尽管不是你的错，人们还是会谈论你、指责你吗？”旁边打勾的人，并不是隐藏的妄想狂，他们也参与社交媒体。类似地，在“有人想要上我的车”旁边打勾的人，可能有其他的含义，这要根据他停车地方的邻居的情况而定。要让我去做测试，“偶尔，我会认为事情太糟了不想谈论”这一条，可能会让测试者知道我是个写小说的，思考一些令人讨厌的行为是我的工作。

大部分心理测试特别愚蠢的地方是，心理学家认为我们是愚蠢的。也就是说，测试的设计者不相信被试能凭直觉知道测试的目的，结果，测试的那些答案就是按照他们的兴趣来提供的。甚至往前追溯，看看罗夏墨迹测验，半明白半糊涂的病人也完全知道，当他们看到蝴蝶而不是蝙蝠时，他们的状况更好一些。当你因找工作而参与一场性格测试时，要是你勾选“我怕我要发疯了”，那你才是真的疯了呢。有人肯定能记起那些愚蠢的美国签证申请中的问题，他们问“你是一个恐怖主义者吗？”当一个圣战主义者试图逃避这种残酷的讯问时，法律强制就会让你感到恐怖。

甚至后来，这本书中更好玩的测试也依赖自知产生自知。当讨论“家庭关系测试”（给你一系列的图画，从中选出最能代表你和你亲戚关系的图片）时，选择图 #4——三个人被动地看着另一个人拖着沉重的行李——的被试很清楚地知道，他们被亲戚强加了一些东西，根本没有顾忌到他背上的负担，或者他们根本就不会选择这个答案。作为一个与亲人隔着大西洋的侨民，我毫不困难地选择图 #5——三个人一个挨一个在前面，而另一个更小的人远远地在逃走。但是，那时我已经知道我是一个潜逃者（更准确地说是在“在逃中”），这才是我首先选择图 #5 的原因。这样我们又完成了什么呢？（尽管那些图画很迷人。）

在其他情况下，被试在一个假设情境下声称要做的事情，和他们真正要做

的事情，有很大差别。比如，在“在错误的地方发生错误的事”测试中，针对“你的伴侣有一个恼人的习惯，总是在走过茶壶的时候开始烧水”这个陈述，我理论上会选择（c）“你礼貌地向伴侣解释，用这种方法让水保持在沸点没什么用处。”但是，任何（像我丈夫）熟悉我在家里专横、独裁做法的人都会选择（d）“你会试着实施禁令，将这个习惯扼杀在萌芽状态。毕竟，它会导致其他坏习惯。”

然而，如果你经常知道答案——任何一个处在暴怒状态的人很可能不需要一个调查问卷来确定自己的“愤怒”——那为何这些测试还如此让人沉迷呢？大体上说，这本书前面的一些测试都是当局为了他们所需的目的而设计来识别异常倾向的，而后面那些章节中距离现在更近、答案更开放的测试则鼓励大家自我探索，但是做这两种测试都很有趣。一旦你从学生时代强加给你的考试焦虑中摆脱出来，参加测试就会很有趣，就像一场游戏。心理测试是一个向镜中看的机会，认识到我们身上的特质是存在的，不管这些特质是什么。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倾向于寻找那些证明自己是局外人的证据，而不是那些我跟别人没什么区别的证据，而这种倾向却反而让我跟其他人更像：尽管西方文化在政治上更加循规蹈矩，但是在性和心理学上，我们却变得不那么规范。作为一种模糊的东西（amorphous blob）的替代品，任何形式的反馈，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安慰：我的生活乱糟糟的，所以那是我。参与害羞测试，让我感到既好奇又满意，它确认了我比大部分朋友们想象得更加害羞，即便我已经知道自己是害羞的。

《心理之书》是喜剧，是历史，是自助，也是咖啡桌上的小艺术品。它既真诚，又有些随意；既让人沉思，又幽默，但是它又很美丽，它的鉴赏力也古怪有趣。我建议，阅读的时候带上一支笔。

心理干预者：心理测验简史

奥辛·沃尔 (Oisín wall)

心理测验一直是一种权力的表现：从 19 世纪殖民地时期人体测量学家的设想到今天心理学家的心理辅导权力。心理测量学者们在正常的情感、行为和智力等方面达成共识，借此将那些超过正常范围的人认定为变态或者不正常。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人们已经利用这种权力歧视、监禁同类，甚至让同类绝育。

心理测验也是一种希望的表现：从苏联到美国，很多人盛赞心理测验是一种实现更公平的社会的方式。几代心理学家不知疲倦地改进这些测验，以克服偏见，以此帮助人们消除阶级和社会的劣势地位。

许多作家喜欢说，根据心理学家试图要表达的观点或者想讨好的观众的不同，心理测验有其不同的历史根源，这些根源从《圣经》到一千多年前的科举制度不一而足。然而，第一个客观地、科学地测量一种心理特质的重要实践是头颅测量法 (craniometry)。这种方法产生于 18 世纪，它声称，通过测量人的头盖骨，有可能发现大脑的大小，进而测量一个人的智力水平。18 世纪末，这种方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形成了颅相学 (phrenology)。颅相学认为，颅骨的形状能够反映大脑的哪个“器官”发展得更好，它假设这些器官能够反过来反映人的心理特点，比如语言、父母的爱、自尊和音乐才能。

随着人们对颅相学兴趣越来越浓，一种趋势出现了，这种趋势在心理测验的历史上一直存在。早在 1821 年，不列颠和法国重要的颅相学家约翰·加斯帕·斯波津姆 (Johann Gspar Spurzheim)，认为通过颅相学能够识别犯罪行为的遗传倾向，从而能将这类人从社会中消除。后来，在颅相学文献中，开始出现一种清晰的模型。

随着颅相学的衰落，新的心理测验开始出现。19 世纪末，在人体测量学中，第一次出现了依靠对刺激（stimuli）做出反应（reponse）的测试物进行测验的方法，而不是简单地刺一下、插一下或者测量一下。其中，呼声最高的提倡者之一是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他是一个人类学家和统计学家，发明了狗哨子，建立了用螺旋形-环形-弓形分析指纹的方法，创造了优生学的概念。1884 年，他在南金斯顿博物馆健康展会（South Kensington Museum's Health Exhibition，该展览会位于伦敦，是今天科学博物馆的先驱）上建立了“人体测量实验室”。只要参展的人支付 3 先令，高尔顿就能测量任何他能想到的东西，从肺活量到反应时间。他测量了很多有趣的事，但他也强烈地感觉到，他没能成功测量出“感知觉的敏锐性”。当 19 世纪 90 年代该实验室关闭时，他已经测量了超过 9000 人，类似的实验室也在全世界遍地开花，同时流行的还有心理测试、狗哨子和优生学。

1904 年，一个自学成才的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比奈（Alfred Binet）^① 被法国公共教育部部长委任了一个任务：用一种方法将那些学业有困难的学生辨别出来。比奈设计了一系列经过评估和评级的任务，然后给出一个单独的分值，称之为学生的“心理年龄”。如果这个分数低于他们的实际年龄，他们就要接受特殊的教育。当比奈用测验评估学生发展的时候，一个叫威廉·斯特恩（William Stern）的德国心理学家主张，同样的测验也能用来测量智力。他通过计算将“心理年龄”的概念进一步发展成了“智商”（IQ）的概念，认为智商 = 心理年龄 / 实际年龄 * 100。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心理测验在欧洲受到很大的质疑，然而，在美国情况却绝非如此。1908 年，战争还未开始，亨利·H. 戈达德（Henry H.

① 阿尔弗雷德·比奈（Alfred Binet, 1857—1911），法国心理学家，1905 年和西蒙一起创造了第一个完整的智力测验，以后的大多数智力测验都在一定程度上与比奈的测验相类似。

Goddard)就已经向美国介绍了比奈的测验,引入了一种更严格的评分体系,同时创造了“痴呆”或者“低能”一词来描述显著低于“心理年龄”的情况,还引入了IQ分数。尽管军队对“精神上爱管闲事的人”感到精神紧张,但是正如一位将军提到的,在1918—1919年间,罗伯特·M.耶基斯(Robert M. Yerkes)和其他美国军队心理学家运用戈达德介绍的测验测量了超过110万个男人。

美国军队战时的心理测试极大地鼓励了优生学运动。这些测试声称测量内在智力,但是却都是由白人中产男性填写的问卷,而且问卷有很多在白人中产男性看来很明显的文化符号。如你所料,那些不熟悉这些文化符号的群体,比如移民,在这种测试中的表现就很差劲。1912年,戈达德被邀请测试那些居住在埃利斯岛上的新移民,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该测试结果认为,83%的犹太人、80%的匈牙利人、79%的意大利人和87%的俄罗斯人都是‘弱智’。”^①几年之后,对一个美国军队智商测试的分析,编造了这样一个故事,它声称测试明确告诉人们:“测试结果呈两极分布,其中一极是北欧种族组织,另一极是美国黑人。”但是,这个测试挑选的人群并不仅仅是有不同道德观念或者种族背景的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测试中,工业和农业工人组成了110万位应征者中的大多数,测试结果认为,一个普通美国白人的心理年龄大约是13岁,而黑人士兵的心理年龄则更低。这就促使一些美国人开始质疑,心理年龄量表是否像想象中那样准确,还有一些人,比如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威廉·麦独孤(William McDougall),则尖锐地发问:“美国适合民主制吗?”这种“科学上”的种族主义不仅发生在美国,英国1925年展开的一项研究也产生了类似的结果。玛格丽特·穆尔(Margaret Moul)和卡尔·皮尔森(Karl

^① Leon J. Kamin, *The Science and Politics of IQ*. Routledge, (London, 1974), page 16.

Pearson)都是弗朗西斯·高尔顿的门徒,他们声称,超过57%的移民被认为“反应慢”“呆板”“非常呆板”或者“有精神缺陷”。根据他们的研究,玛格丽特·穆尔和卡尔·皮尔森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如果在任何一个时刻,一个更低劣的种族都可能涌入一个更优秀的族群中,急切地从一个有更好人性的高级文明中获利,那么我们费尽力气为那些更优秀的族群立法的目的何在?”^①

到了20世纪20年代早期,心理测试在欧洲也逐渐积聚力量。像查尔斯·塞缪尔·梅耶这样有影响力的心理学家就在1915年发表了第一篇有关“弹震症”^②的论文。这些心理学家在努力扩大心理测试的社会作用。通过像国家工业心理学协会这样的机构,他们为公司如何测试其潜在雇员、学校如何测试学生做咨询顾问。全世界的学校和教师都对运用标准化测验评价学生的天赋欢喜雀跃。对某些人来说,这似乎是平衡富人和穷人竞技场的一次机会,而另一些人则希望它是维持国家、种族和阶级区分的一个科学证据。

然而,这种新一轮的浪潮远比智商测试的含义更加广泛。一战期间,美国出现了伍德沃斯个人资料调查表(Woodworth Personal Data Sheet, PDS),并大获成功,于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出现了性格测试繁荣的局面。在20世纪20年代,这些测试日益变得复杂。1919年,PDS测量表问出了这样的问题:“你曾经认为自己失掉了男子气概吗?”并天真地期待被试接受这个习语,并诚实地做出回答。后来,这些测试开发了更具批判性的提问方法和交叉引用的答案。其他一些测试,比如洛温菲尔德拼镶测验(Lowenfeld Mosaic Test),允许被试构建图像或者情节,以此来表达情感和思想。而另一些测试则是“投射式”的,

① Karl Pearson and Margaret Moul, The Problem of Alien Immigration into Great Britain, illustrated by an Examination of Russian and Polish Jewish Children, *Annals of Eugenics*, vol.1, issue 1, page 16.

② 弹震症(shellshock),一种精神疾病,一般因战士参加战争引起。——译注

给被试呈现一些图像或者其他的刺激，然后允许他们“投射”自己的意义。这些测验中最著名的可能是研发于 1921 年的罗夏墨迹测验（the Rorschach Inkblot Test）。

同样在 1921 年，弗洛伊德的高徒卡尔·荣格发表了《心理类型》（*Psychological Types*）一书，引起了新的争论。他通过将心理功能与一个人是内向还是外向结合起来，判定一个人的“类型”，从而将“识别哪种心理功能——感觉、直觉、思维和情感——占据主导地位是可能的”这一观念变得大众化了。荣格的观点为 21 世纪奠定了一种趋势，无数心理学家试图建立基本的人格类型：一些人认定有数千种，有些人认为有五种人格。然而，由于人们在人格模型上观点不一致，人格测试并没有像其他心理测试一样变成流行文化。但是，它的确为临床心理学开辟了道路，因为在临床心理学中，人格测试，尤其是投射测验，具有诊断价值和治疗意义。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早期，可能是心理测试历史上最乐观的阶段。许多著名的研究者相信，这些测试可以用来改革社会甚至给社会带来革命。他们认为，如果人的智力能被检测，那么，那些贫穷但有智慧的人就会掌权，而不是愚蠢的富人。当时，这种观念在苏联尤其强烈，这里某些心理学家希望这些测试能被用来创造无产阶级文化和“新民”——那些他们相信会在革命后的社会出现的民众。在其他国家，比如美国，心理学家认为，通过识别和解决那些学习困难人群的需求，或者那些由于环境所限而被妨碍的聪明人，犯罪和贫穷将会急剧减少。在英国，像泰恩（R.H. Tawney）这样的左翼教育家捍卫智商测试，并将此看作是对贵族特权地位和和在公立学校受教育的资本家的挑战。像在苏联一样，许多英国左翼分子认为，这些测试将会考虑到一个建立在人们的技能基础上的社会理性计划。

如你所料，将心理测试作为一种使人人平等的工具，这种乐观主义并没有

持续太久。20 世纪 30 年代末，出于类似原因，在英国，许多原本提倡心理测试的平等性的团体也开始反对心理测试。几乎同时，在法国，许多学校开始拒绝比奈测验，原因要么是因为该测验本身就有偏见，要么是因为该测验侵犯了教师在教室里的地位。

二战让心理测试有了第二次繁荣的机会。建立在战争期间工业和职业测试的进步上，心理测试被用来为战争机器服务。它被用来评估战士、水手和海军的技能、智商和性格特点，并以此为他们分配特定的角色。智力测试应用广泛，但是由于德国人已经将优生学的观念变得臭名昭著，人们并没有像一战之后那样，根据这些测试做出什么重大的歧视性决定。

二战结束后，新的心理测试产生的速度下降了，尽管它们在大众中还在持续增长。正如已经提到的一样，在令人震惊的集中营解散之后，大部分人都从心理测试的优生学、种族主义的一面移开了视线，只有很少的人没能彻底摆脱这种观念。1972 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威廉·休利（William Shockley）甚至提出了一个“绝育奖励计划”。在这个计划中，志愿绝育的人，只要他们测得的智商分数少于 100，每少一个智商点，就会得到 1000 美元的奖励。威廉并不是唯一一个有这种想法的人。许多著名科学家，尤其在北美，依然还有在先锋者基金（the Pioneer Fund）之类的团体资助下推广优生学和遗传学的观念。

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心理测试就遭到一些人的攻击，这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进一步加强，因为这时候智力测试的种族主义解释又开始流行。人们的攻击面很广，从新的种族研究背后的思想意识到一般心理测试的可信度，甚至其根本原则。特别严重的一次攻击发生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当时有一系列的文章开始主张废除西里尔·伯特（Cyril Burt）^① 的遗产。他们认为，西

^① 西里尔·伯特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教育心理学家，因为对心理学的贡献而被授予爵位，他同时还是英国心理协会前主席、伦敦大学学院高尔顿优生学教授。

里尔是“智力是遗传的”这一观点的主要鼓吹者，他误解了重要的数据，篡改了测试结果，甚至伪造了想象中的合作者。“西里尔事件”为整个智力测试蒙上了一层阴影。人格测试也开始受到一些有影响的书籍的攻击。这些书认为，人类的行为是社会性的，受到环境的塑造，因此不能通过在受控制的条件下实施的一系列测试来预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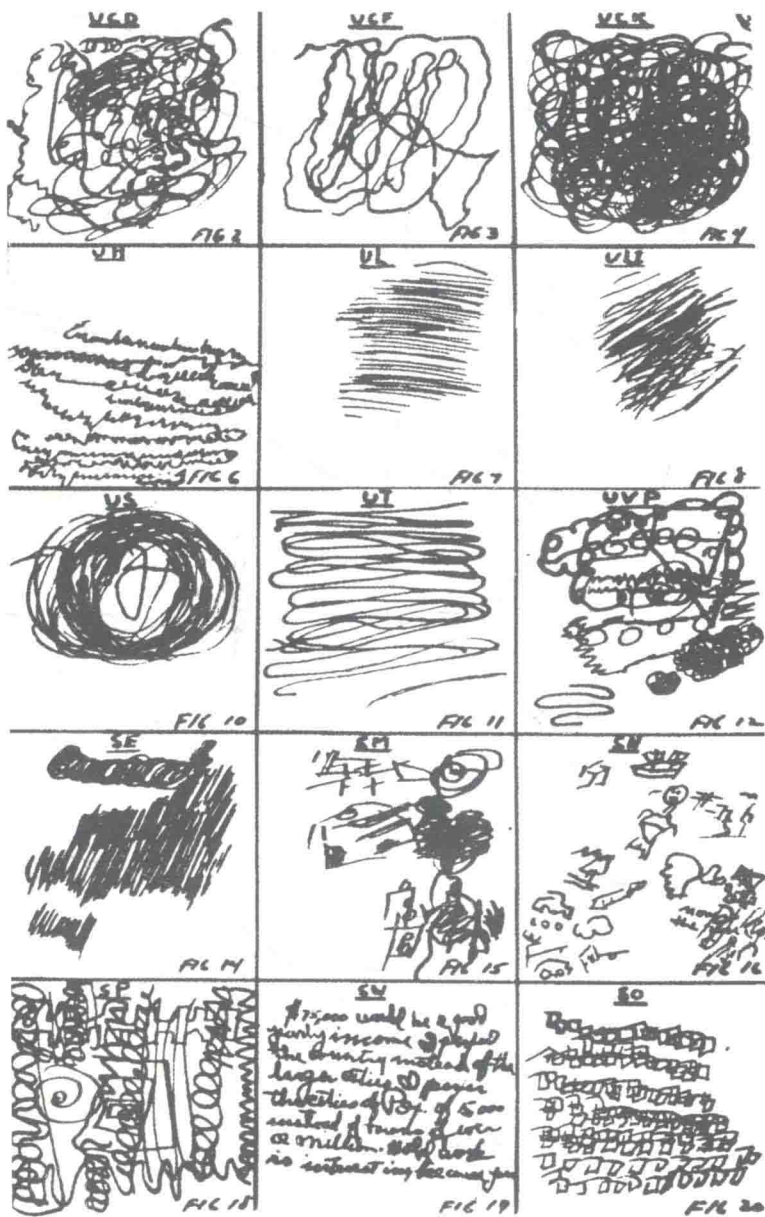
尽管有这些攻击，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心理测试还是变得越来越普遍了。大概这个时候，“大五人格”模型出现了。许多心理学家一致认为，有五种基本的人格要素：外向型、宜人性、责任心、神经质和开放性。这就为人格测试提供了一种实践模型，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见证了人格测试的又一次增长，不管在临床上还是在职业评估上，人们对它的接受度都越来越高。

今天的心理测试是一种日常现象。我们在中学、大学、面试、诊所里都能遇见，更别提我们在杂志、网络和社交媒体上见到的无数假心理测试了。这些假心理测试为广告公司和其他一些机构收集数据，试图告诉我们，我们最像哪一个名人，我们是哪一种动物，或者我们应该投谁一票。

对大部分人来说，今天的心理测试既没有什么威胁性，也不能带给人什么希望，仅仅是另一种填充现代生活的衡量和比较罢了。心理测试的力量和乐观主义在于其结果的统计相关性，以及对数以千计或数以万计的测试分数的比较。没有这些相关性，心理测试将无力区分正常与变态，但是它们允许我们探索我们自身及别人对我们的看法。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摄于 1920 年 摄影师未知



涂鸦的分类，出自《诊断图》(Major Types of Graphomotor Protocols)，美国，20 世纪 50 年代。

第一章 经典心理测验·····001

洛温菲尔德镶嵌测验·····004

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验表（MMPI）·····006

宋迪投射测验·····010

气味想象测试·····012

麦克多利艺术测试·····015

儿童心理和智力测试工具箱·····018

看图说故事测试（MAPS）·····019

图画完成测试·····022

智力和知觉速度测试·····024

第二章 墨迹测验·····033

墨迹测验·····034

我朋友们的幽灵·····036

罗夏墨迹测验·····038

你看到了什么？那是什么意思？·····046